



作为“中间状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

皖河

2009-8-5 10:41:38

来源：《文化纵横》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是一种中间状态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是典型的“东方社会”。尽管列强的入侵迫使原来闭关锁国、独立于“世界历史”之外的中国开始融入“世界历史”，但自1840~1949百多年中，由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反抗，中国的历史从来就没有很好地整合进“世界历史”进程之中。那么，在一个未经过资本统治充分展开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就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大课题。正是在这种大的历史坐标中，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艰辛的探索。这同时也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是在世界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主义，是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联系在一起并作为这个体系中有机一环的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还不合格的社会主义。

以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观点为中国社会主义定位，至少有以下三点值得我们思考。

其一，中国社会主义面临巨大的挑战。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主义仍未进入“世界历史”，因此必须客观地承认它是一种“地域性”的。这使得它与生俱来就面临两大挑战：一是自身历史的积淀。即马克思所言的“笼罩着迷信气氛”，它可能使中国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带有封建的特征；二是外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张，即马克思所言“交往的扩大”。我们回过头来以“世界历史”的观点看待苏东剧变的原因，其实恰可以追溯到上述挑战：在内部，由于未经历过资本主义阶段民主的“训练”而直接由农奴制进入社会主义，前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政党与群众、政党与领袖的关系问题上都做得不好，党内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都未能发展起来；在外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资本关系全球化浪潮方兴未艾，于是，这种“地域性共产主义”未能经受住考验而崩溃。

其二，中国社会主义面临巨大的历史悖论。一方面，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共产党人选择社会主义是有其历史根据的。邓小平曾根据毛泽东当年的“三个不允许”思想明确指出，中国如果搞资本主义，将无法避免国内阶级压迫与国际帝国主义压力的残酷现实。因此他说，“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10]他还说，“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11]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看到，马克思“世界历史”的观点已经指出，除非以某种方式进入“世界历史”，否则像中国这样的地域性共产主义不可能成功，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始终处于世界资本主义时代这个大背景中，必须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必须至少部分接受资本统治的逻辑；这使得中国社会主义稍不小心就会重新“滑向资本主义”的“用人头当酒杯”的过程。

其三，中国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正因为中国社会主义面临巨大的历史挑战，同时又在巨大的历史悖论中寻求前进之道，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共产党人所从事的事业的伟大，证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作为前无古人的事业的伟大。一方面，共产党人决心带领中国人民跨越“卡夫丁峡谷”，避免中国重新步入“以人头当酒杯”的资本统治逻辑；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又试图通过在不突破“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取向的框架下，通过改革开放使中国生产力得以发展，使中国历史进入“世界历史”之中。因为她已认识到，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的途径必须以“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为前提。一句话，中国共产党人所探索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之路是一条既富裕又公平之路。所以，中国的发展远远超出了马克思的认识视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如果成功，就不仅仅是“世界历史”的特例与个案，更将是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作出的极其伟大的贡献。

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东方社会”以及“中国前途”的大的框架下，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必须关照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不平衡性，以“既能发展生产力，又能避免用人头当酒杯”来超越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从一开始就面临的巨大历史悖论。或者更简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义在于“既能发展生产力，又能避免用人头当酒杯”。

这里有一个未必恰当的对比。新儒学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曾认为，中国哲学是一种早熟的哲学，在“道”或“内圣”的层面上，它比西方哲学更为伟大，也更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但在眼下世界现代化潮流的背景下，中国哲学必须放下身段，从内圣开出“新外王”，“坎陷”出“科学与民主”。[12]经典马克思主义框架下的社会主义，一方面确实可以实现超越“人头当酒杯”的阶段，但对于中国具体国情，不经过资本主义又不能发展生产力。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坎陷”：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与现实资本主义中间走出另外一条道路；或者说，是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微妙的平衡”。即戴志康先生讲的所谓“中间状态”。

也因此，仅从理论层面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有其经济学含义，而这种含义也的确与官方一贯宣称的“含义”是相同的。

第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理论。马克思设想未来社会是消灭了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社会。但中国未经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还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生产关系的前提下通过商品与市场经济来促进生产力发展。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中间状态”就表现为：既利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发展生产力，又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

第二，中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在社会革命运动中应“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针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殊历史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所有制问题上的“中间状态”体现在，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主体地位，同时，为了发展生产力又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允许资本主义所有制在公有制主体地位下存在。这两条同样是缺一不可。

第三，中国社会主义分配理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集中的批评是分配的不公正性。但同时认为，这种不公正的分配促进了作为现代生产中最为稀缺的生产要素即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间状态”表现为它主张分配既能体现社会主义的基本生产关系内容，又能促进各种生产要素投入生产的积极性以发展本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因此提出了“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分配原则。

第四，中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马克思当年提出，东方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前提条件就是以某种方式进入“世界历史”，而又不被“资本主义历史体系”所吞没。中国社会主义成立于资本主义历史体系已经形成的时期，不对外开放，中国历史就不能进入世界历史，社会主义生产力就不能大发展；但如果任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裹挟，则很容易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成为资本主义的附庸。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选择对外开放，并在对外开放中坚持以我为主，也是在二者之间寻找一种平衡。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Copyright © 2005 www.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 [网站声明](#) | [联系我们](#)

（浏览本网主页，建议将电脑显示屏的分辨率调为1024*768）